

蒙求入



家藏文庫

附音增廣古註蒙求卷之下

陳達チン豪爽キ田方ダウ簡傲ケン

世說豪爽篇陳達子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

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欵共折之陳以如意拄

願望鷄筆山欵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

得談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

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礼子

擊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

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楚越若脫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後漢黃向字仲章嘗行於路拾得金囊

其室伏梁上寔見呼子孫訓之曰夫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

是矣盜驚投地伏罪寔曰視君狀自不似惡人當由

貧困乃遺絹二匹令改過自是一縣無盜矣

龐儉掘井陘方祀竈

風俗通厲儉亡其父隨母流宕後居序里鑿井得錢

遂會因求奴得老蒼頭教日蒼頭言堂上母是我婦

母聞乃問之奴曰婦艾氏女字阿左左足有黑子右

腋有赤痣如半錢大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如初

人曰序里厓么鑿井得錢買奴均翁後漢陰識祖

父子方至孝臘月晨炊飯竈神形見子方再拜以黃

牛祀之自是暴至巨富至識三世而遂貴顯也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為掾每宴賓其女於青瑣中

竊見壽而悅之感想於寤寐婢往壽家具說女意

并言女光麗艷逸壽聞而心動念婢通殷勤壽踰垣

布
未詳

而至家中莫知取西域貢奇香一籠人經月不歇帝
巨賜充其女竊遺壽寧屬聞其芳馥稱之於充之意
知女与壽通即以妻焉 晋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居
貧嘗戴破帽入市嫗悅其兒竟遺新帽也
列女傳楚將子發母曰昔
越王句踐伐吳客有獻醇
醪一器者王使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
及佳美而士卒戰百倍也 吳陸抗字幼節為吳將
取晋平南將軍羊祜与抗對軍使命交通抗嘗遺祜
酒祜即飲之抗有疾祜饋之藥抗服之无疑曰羊祜

豈鴟人者取以為花元子及後見於今或以祜抗失
人臣之節抗曰一鄉一邑不可无信義况大國乎
孔愉放電張顥墮鵲 晋孔愉字敬康封餘不亭
侯愉嘗經餘不亭見籠電

買放溪中流左顧者數回及鑄侯印而電左顧三
鑄如初愉乃地遂佩焉 博物志張顥為梁相而後
有鳥似山鵲毛翔近地令人擲之墮地 田豫儉素
化為園石槌破為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為并州刺史清約儉
素嘗賜皆散之將亡後漢李恂為兗州

刺史清約亭尔常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前漢

少取与張志公攻剽為群盜縱有姝以醫幸王太后
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縱以鷹擊毛犂為治前

漢周陽由為郎守二千石中寂為暴虐驕
孟陽
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誅之

擲瓦賈氏如阜
晉張載字孟陽閑雅博學有文
章自甚醜每行入市小兒以瓦

砾擲之委頓而反
左傳賈大夫醜惡取妻而美三
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阜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也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也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所居蓬
蒿沒人閉門養性清高不慕名利時人莫知也

糜竺收資桓景登高
搜神記糜竺嘗從洛陽
岐路見一婦人求寄載

臨別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寄載又
不可不燒君但速返我當緩來竺遂家遽收資物日

中而火大發
續齊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
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火快可速去令家人

各作絳囊盛朱艾以繫臂登高山飲菊花酒此禍可
消景如其言家登山夕遠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也
雷煥送鈕呂虔佩刀 斗牛之間常有異氣乃邀
煥宿登樓共尋天文煥曰僕察之矣矣寶鈕之精上
徹於天耳在豫章豐城縣即除煥為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室墓得石函中有雙鈕並刻題一曰童泉一曰
太阿發使送一与花苗一自佩或曰以兩送一與之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受其禍靈異之物終當
化去花報煥曰鈕文乃干將莫耶何不至天生神物

終當合耳花誅失鈕所在煥卒子花將鈕至延平津
腰間忽躍出墮水使人投水取之但見兩童蟠紫授
者懼而反魏志曰呂虔遷徐劬刺史有佩刀二相
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
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以祥臨
堯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
班衣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孝行養親年七十
父母猶在身著班爛之衣作
嬰兒戲於親前取食上堂詐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
欲之喜臣 後漢廣香字文強九歲失母思慕骨立

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
 以身温席和帝喜之則加異賜
 王祥守柩 晉
 祥字休徵夏後母朱氏庭內有一株丹楨母令守之
 每風雨輒抱榭而泣母思黃雀爰食令祥捕之忽有
 數雀飛入幕中 **蔡順分棗**
 後漢蔡順字君平王莽末天
 下大荒順拾棗赤黑異器盛
 之赤者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知
 其孝乃遺米三斗牛蹄一双及母終傳喪在堂東家
 失火順不能移伏棺而哭火乃飛於西家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才本六作
 女抄

前漢淮南王刘安好讀琴瑟不喜戈獵嘗入朝武
 帝令作雜騷傳且受詔日食取上又着中篇八卷言
 神仙黃老之術每宴見談說得失昏暮然後罷 晉
 左思字太冲少博學覽文記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
 郎張載訪岷邛之吏遂精思十稔閉庭藩溷皆着紙
 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
 貴 **刘恢傾釀孝伯痛飲**
 世說刘恢字真長常
 人欲傾家釀何次道飲酒能温克故也恢或作淡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士但痛飲酒讀離騷

便可稱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淮南子往古
四極廢九劫裂

女媧氏鍊五色石補蒼天斷鼉足以立四極後漢

費長房既遇以翁隨入深山歷試諸雜翁曰子絕得

道恨此不成遺一竹杖令長房騎之須臾至家以竹

杖投葛波化為童去長房得仙翁符能鞭笞百鬼及

縮地季桂士首安國器魏志崔琰字季桂

有威望朝士瞻望

崔林嘗論云冀州人士稱琰為首前漢韓安國為

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者士亦以此稱之天子以為國器

陸玩無人賈

官至御史大夫也

晉陸玩有德望取王導都峯度亮相繼薨

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取以為知言

魏志賈詡拜尚書典選奉多所匡濟文

帝時為大尉擢用非次孫權大笑之

常林帶經

魏志常林字伯槐少軍負性好学漢

末為諸生帶經耕鉤其妻餉之頃田在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世說何晏字平叔註老子始

野相敬如賓後漢高鳳字文通妻精誦讀晝夜不息

成詣王輔嗣
見何注
精奇乃神伏
曰若斯人之
以論大人之
際矣因以所
注為道德要
論○晉郭
變字大業
少有重名山
濤稱其高
簡先見阮
咸心醉不

妻嘗之田曉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侍竿
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遠怪問方悟後為名儒也
孟嘉落帽 庚凱墮帽
晉孟嘉少知名為征西
相温冬軍温甚重之九
月九日温燕鳧山寮佐軍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
不之覺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則温令
取遠之命孫盛作文嘲嘉遠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晉庚凱字子嵩冬東海王越軍克取劉輿見任於越
人士多為構唯凱縱心莫外无迹可問後以其性儉
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其有吝因此可棄越於
覺歎息

庚巳

中坐問凱類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徑答云
下官家有兩婆千方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
因曰不可以十人之
鳧逢板出張花台 論
慮度君子之心
陰博識曰庚子之旦金板剋各出地庭中曰臣族鳧
王禽宋均曰謂殺閩鳧逢之後庚子之且庭中地有
此板黑也鳧同姓稱族鳧主殺我世必見禽也
晉張花字茂先戈識經海阮藉見之曰王佐戈也後
為司空茅舍教有妖怪少子躡仰曰以中台星
花避位花不後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後思迫

董奉活變扁鵲起貌

神仙傳董奉取文州刺史杜燮遇毒死三

三 過

寇恂

穎

日奉以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頸道遠之須臾遂
活史記扁鵲姓秦名緩曾遇魏太子死鵲曰臣
臣生之乃使弟子設湯砥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禽
有間太子蘇使子豹更尉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
陽但服湯冠恂借一何武去思
後漢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為取
二旬而復
金喜隸川盜起車駕南征恂到穎川盜賊悉降河內
百姓遮道願從陛下借寇君一年乃道恂前漢何

武字君卿為人仁厚好進士將人善然疾朋黨故
除吏先為科例以所請託其所居无赫之名去後
常見韓子孤憤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
思云子也為人只吃

好讀各見韓之削弱教以各諫韓王不用遂作孤
憤五蠹之說文十萬餘言往秦王悅之為李斯譖使
自殺後漢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過京師作五
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願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
兮噫人之幼常兮噫遠
蔡琰辨琴玉繁覆碁
末央兮噫

芒

後漢琴瑛字文姬中郎將邑之女年九歲既邑夜鼓
琴絃絕瑛曰第二絃邑故絕一絃以同之瑛曰第四
絃邑曰尔偶中耳瑛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
曠吹律識南風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魏志魏
王粲字仲宣博物多識問无不對觀人用碁局壞粲
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把碁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
比技不誤一道真
西門投巫何謙焚祠 史記
強記默識如此
豹為鄰令問民所疾苦皆曰苦為河伯娶婦不為娶
婦水漂人民豹曰至暇來報吾亦往送女至其時往

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
弟子十人皆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
好煩大巫媼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抱大巫投河
中有湏曰何父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媼
女子不巳白吏復投三老河中豹箠笏磬折向河立
良久又曰三老不遠欲煩廷椽与豪長者一人趣之
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道客之父汝皆罷去吏民娶
婦驚怒從是不敢後言河伯娶婦者晉何謙不畏神
祠遇有冥痛
孟嘗還珠刘琨反火 後漢孟嘗
皆焚之也 字伯周為

金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並無所
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後果誅前漢梁孝王又帝
子也景帝祖母也初欲傳位与王表蓋等有所閑說
於帝王使人刺殺蓋帝稍踈之王意不樂北獵梁山
有獻牛足出背上王惡之桓曲避馬王遵叱
病夢贊曰持親亡厭牛禍告罰
後漢桓典字公稚拜侍御史執正无所迴避常乘
馭馬京師畏憚語曰行且止避馭馬御史云
前漢王遵字子貢為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
部到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休奈何敢乘此險及遵

至其坂叱其馭驅之

晁錯峭直趙禹廉倨

前漢

陽為孝子遵為忠臣
晁錯學申商形名為人峭直刻深為御史大夫諸諸
侯之罪過削其支郡諸侯諠譁疾錯呂楚七國反以
誅錯為名竟斬東市前漢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
未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讞務在絕知
友亮遺巾悃備失七箸
晉荀勗諸葛亮
司馬宣王為戰使辛毗為將軍宣王既与亮對陣亮
設誘乃去遺以巾悃婦人之服激怒宣王思

將應以古兵毗杖節而立軍所宣王乃止未絕高卒
司先主劉備後曹公還許曹公後客謂曰今天下英
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亦食失匕箸本初表紹字也
張翰適意

陶潛皈去

晉張翰字季鷹烏程人辟為東曹掾因見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菜羹美鮓魚鱸
曰人生貴得適意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東皈俄而有主敗人謂之見機 晉陶潛字淵
明為彭澤令素尚貴不私事上官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
下

御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
乃賦皈去後徵不就
魏儲南館漢相東閣

魏文帝為太子取五元城令吳質昏曰每憶昔白南
皮之遊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前漢公孫弘起徒步
數年至丞相封侯起客館開
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楚元置醴陳蕃

下榻

前漢楚元王交高祖少才好書敬禮申公穆
生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授醴
後漢陳蕃字仲幸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性高峻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法則懸之也

廣利泉湧王霸水合

前漢季廣利發兵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將

軍耿恭曰貳師拔佩刀刺山毛泉涌出後漢王霸

字元伯從光武征王郎聞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

河候吏遠白河水流漸无船可渡令霸往見霸恐驚

衆遠即跪曰冰堅可渡遂前北至河水果合乃令

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上曰孔融座滿鄭崇鄭

王霸權以兩吏治天瑞也

門雜

後漢孔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嘉誘益後進及退閑免職賓客日盈門常曰座上客

孔融座滿鄭崇鄭

常滿樽中酒不空吾元憂矣前漢鄭崇字子遊哀

帝權為尚合僕射教諫諍每由革履上曰我識鄭尚

合履聲後以諫得罪上責曰君門如市臣心如水張堪折轅

人何以欲禁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周鎮漏舟

後漢張堪字君遊為零郡及漁陽守民王為政帝嘗及郡吏問前後守令能否

周計椽進曰長堪昔在零仁以惠下威已討姦及去

職之日乘折轅布被囊而已帝歎息世說周鎮罷臨

川伯清溪流王導往看之取反暴雨船狹又漏殆无

坐處導曰胡賊之清何以過此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行部到河西

有童兒數百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嘉故來奉迎問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湏期乃入後漢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宗温仁多恕吏有過者皆用蒲鞭示辱而已

許史侯盛韋平

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元帝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其弟舜為博望侯其才延壽為終不加笞

示成侯廣漢薨謚戴侯後封延壽子嘉為平恩侯武帝衛太子后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即位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為平陵侯玄為平臺侯高子母封武陽侯前漢韋賢及子玄成並為丞相平當為丞相子晏為太司徒

雍伯種玉黃尋飛

錢 搜神記陽侯字雍伯嘗致美漿以給行者經二年有二人就乞飲記出懷中石子一朱与之謂曰種此可生好玉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出北平保氏大富有好女未嫁陽試求婚保氏戲云得

乃一作萬
乃非牧

體非可作
才也

白壁五双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双以聘遂以
女妻之名其地曰玉田也官錄海陵黃尋先負目大
爪而散毛錢至其家觸藩黨誤落
者无数後富至数千亦檀名江北
王允千里黃

憲乃頃

後漢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相友善後

仕至司徒

後漢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

若可頃之敗澄之不清撓之不可量也

虞駿體望戴剡鋒穎

晉虞駿字思行王道嘗
謂曰孔愉有云才而无

公望一章有公望无才兼之者其在鄉乎官未達
而喪時人惜之休當作戈也世說載剡字君思少遊
俠不治行檢常在江淮間攻剡既瓜姿
鋒穎雅如鄙吏而神氣有異
史魚

黜賓子右裴城郢

家語衛灵公有遽伯玉賢而
不用孫子瑕不肯及任之史

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臣進遽伯玉退
孫子瑕是不臣正君也生不臣正君死无以成礼我
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灵公予焉怪問
之其子以文言告公曰愕然曰是寡人過也命殯於

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可不謂直乎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康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城其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花令大旱封乃積薪

卧於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至後漢耿恭字伯宗

守疎勒城被圍城中穿井十五丈无水軍士渴沒乃

整衣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

吏士揚水虜以為神明遂引去汲黯開倉馮煖

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取為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以為便宜持節發倉粟以

賑貧民臣請假節伏矯詔罪帝賢而赦之

後漢馮煖有人貧乏寄食於孟嘗君遺煖收債於薛臨行

問君折市何物而返君曰吾家寡有者市之煖至薛

召諸債主悉焚券曰以共焚之皆稱曰出煖遂還

君問何市返曰市義而返君曰市義若何對曰君之

府藏財物盈積惟欠於義耳臣召諸債

主與令券皆燒之結義而反孟嘗君喜之齊景馬千

何曾食万

論者有景公有馬千匹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千匹四千匹也 晋何曾

性奢豪推帳重眠窮極綺盡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日食万钱猶言无下第也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晋顧榮在洛陽与同客飯見行炙者異於常乃輟已

炙咀之同座者笑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味後趙

王倫敗榮在其難有一人拔之問其故曰我是苞中

受炙人心 史記孟嘗君田文好招賢客文夜与客

飯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為不等輟食請辭文

起持已飯比之無異客

稚珪蛙鳴彦倫鶴唳

慙自創以此多飯之

南史孔稚珪字德璋有明帝取为南郡太守所居門

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珪曰我以當两部鼓吹

王晏嘗鳴鼓吹侯之間群蛙鸣曰此殊胎人耳珪曰

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南史周顒字孝倫

始陰鐘山出为剡令孔稚珪過鐘山草堂作北山移

文辞曰蕙帳空兮夜鶴唳山人去兮曉猿啼

廉頗負荆須西貝糴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蔣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左頗

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
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常稱病不與頗爭劉
已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曰廉君宜惡言而畏匿
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視頗孰與秦王
曰不若也相如曰雖秦王之威相如逆叱之吾雖驛
獨畏廉將軍哉顧念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心今兩虎其鬪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仇之頗奪之由祖負荊至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相與為刎頸之交 史記魏
大夫須賈譖范雎於魏有睚後為美相須賈由祖膝

范

行讞曰賈有獲湯之罪請屏胡貌
之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其罪也 孔翊絕書申

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世為洛陽令置水於
庭得求焉各皆投水中一无所發前漢申

屠嘉為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取鄧通愛幸居
上帝息慢嘉奏欲斬之臣責通上令謝美相乃杖之

渊明把菊真長望月 晉陶潛字淵明好酒嗜
菊九月九日於宅邊摘

菊盈把而坐帳望夕見白衣人至乃太守王弘送酒
即便就酌而飲 晉劉琨字真長夜在簡文座愁

然歎曰清風明月恨无玄度
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靴

之結襪 前漢張良字子房少遊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隨履地下謂良曰孺子取

履良愕然欲歐之見其先強為取目以進父以足受

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乃授良兵法曰讀此可為

王者師 史記張敖字季以貨為散騎常侍支文

帝十年不巧調後為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有王生

者善黃老常召公卿盡會王生曰吾襪解顧謂靴之

為我結襪靴之跪而結之或責王生奈何孫廷尉生

曰吾先且賤自度无益於廷尉方今名臣吾故
使結襪欲令重之請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靴之

郭丹約關祖述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從師
長安置符入函谷關乃

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關後為諫議大夫持節

南陽果如其志 晉祖述字士稚北渡江中流擊楫

而誓曰祖述不三清中原而復濟 賈逵問事

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中皆慨歎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自為兒童常在大
學不通人問其身長八尺二寸諸孺

達一作達

單坑

語曰問夏不休賈長頭後為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
重博學經籍撰五經異義取人曰五經元双許叔重
晏敬和親白起坑降 前漢晏敬說高祖西都
關中封建信侯時冒頓
軍于兵強控弦四十方騎數苦边上患之敬曰宜以
長公主妻單于冒頓則為子壻豈敢无礼吕后泣曰
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使家人子為公主妻之
使敬往結和親 史記白起為秦昭王將軍攻封武
安君秦攻魏趙以將廉頗堅壁不出使人為及尚曰
秦独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与趙王怒目使括

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擊秦二軍佯敗走張奇兵
劫之趙軍糧道絕秦軍射殺括四十方人降起及坑之

蕭史鳳臺宋宗雞窓

列仙傳蕭史善吹
蕭秦穆公有女字

弄玉以妻之教弄玉吹蕭作鳳鳴凡凡來止其室公
作鳳臺夫妻上其上一旦皆隨鳳去故秦人作鳳
女祠 幽冥錄宋处宗嘗買一長鳴雞愛着其至常
着窓間後雞作人語与处宗談論終日不輟因此功

王陽囊衣馬援蒼意故

前漢王吉字子
陽吉至子孫世

世名清廉，祿位弘隆，自奉養極鮮明。及廷徒所載，不過囊衣不積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公作黃金，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餽薑菜，故實已輕身者，欲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卒後人讚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吳傳祐父恢為南海守，欲殺青簡，以寫昏祐諫曰：昔馬援以薑菜與壽王陽以援囊衣要名，嫌疑之。劉整正交，曾五倫十起。南史劉整兄富，卒其子往整，整兄妻范就整求米，未還，整怒，自取范車推為曾，范詣臺訴，御史任昉論曰：昔人賸親衣无

常主整之姪，食有故人何，不三折券，鍾使而襜，惟交曾人之无情，一何至此。後漢第五倫字伯英，或問倫有私和倫曰：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即安，覆吾子有私疾，雅不省視，而竟夕不眠，以此量之，可謂无私乎。張敞書四眉，謝鯤折齒。前漢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然无威儀，罷朝食，走馬草臺街，又為婦盪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妩，晉謝鯤字幼輿，不修威儀，已清歌，戲琴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兆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嘗之傲。

婢

然長嘯曰猶
不廢我
盛彦感蠅
姜詩躍鯉
晉盛彦

疾失明取蠅
蠅蠅食之
母食以為美
蜜藏以示彦
見之抱母
慟哭絕而復
蘇母目豁然
即開後漢

姜說字士遊
夏母至孝
母好生魚及
江水其妻取
水

不及取記乃
弃妻寄鄰家
常作膾借鄰
母送之記

感之乃味妻
還家舍中庭
忽有湧泉如
江水日躍鯉
一雙孝感如
此宋資王諾
成

泉如江水日
躍鯉一雙孝
感如此

後漢范滂字
孟博汝南太
守宋請為功
曹郡中謠曰
汝南太守范
孟博南陽宋

瑯坐嘯

後漢岑睦字
公孝南陽人
太守成瑯請
為

功曹郡人謠
曰南陽太守
岑公孝弘農
成瑯但坐嘯

伯成耕嚴陵
去釣
莊子堯治天
下伯成字子
高立為諸侯
堯授舜授

禹授子高
辭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
子陵

少与光武同
学光武即位
乃變姓名隱
身不見後有

国上言有一
男子被羊裘
釣澤中帝疑
其光聘至除

諫議大夫不
屈乃耕於富
春山後人名
其釣池為嚴

陵瀨董遇三
餘譙周獨笑
魏志董遇字
季真有不肯
教云

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學者苦渴死日遇言當以之餘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暝之餘男者志誰周
字允南航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產業誦讀必藉欣然
獨笑忘寢食遂研精六經

將閻仰天王凌呼廟

史記秦王子將閻兄弟三人二世囚於後宮使

謂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使將致法焉將閻
曰朝廷之禮敢不違宿高唐之位未嘗失節何謂不
臣使者曰不得與謀將閻仰天大呼者三兄弟皆拔
劍自殺 晉王凌字產雲謀廢看王立楚王乃詐請

乃本此乃大乃
乃此亦詳

鳩

發兵以討吳人司馬宣王知其計自師中軍後舟到
井城凌計无所出面縛水次王即凌既京師造經
賈逵庶凌呼曰賈凌道王凌是大魏忠臣惟尔有灵
知之遂仰天飲 二疎散金陸賈分有原 前漢疎
鳩而死

子大傳兄子疎受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後謂受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
乞骸骨上許之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不鄉故
人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送車數百乘既既鄉里具
酒食散金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 前漢陸賈有口

辨時尉他平南越自王之高祖使賈思他而緩他
箕踞見賈思他蹴然起謝私臣送賈臺中裝直
千金叙報帝大悅拜賈大中大夫後病免家有五
男乃出越臺分五子各二百金令為生產

慈明八龍祢衡一鷄

魏志荀爽字慈明兄弟
八人並有名祢衡人謂

八竜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竜慈明无双後累徵拜以
九十五日而登司空後漢祢衡字平平少有才辨
孔融上各薦之曰鸞
鳥羣百不如一鷄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韓記外傳陳不占聞崔杼弑君莊公往救之食則失
哺乘劉失轡馳至公門聞戰聞之聲怖懼而死前
漢楊雄字子雲少好學不為章句王莽誅甄豐父子
投劉歆子棻於四裔取雄校各天祿閣上避所連及
使者欲收雄恐不免乃從閣自投下絕死莽責曰
雄素不預夏遂赦之京師語曰雄寤實自投閣
魏舒堂周舍諤
晉魏舒字賜元武帝嘗
曰魏舒堂人之領袖
代山為引從初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
起宅相者曰當出貴錫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真也及舍死簡子每听朝常不悅諸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无罪吾膏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徒聞唯不聞周舍之諤是憂之無塩如漆

姑射若冰 列女傳鐘离春者有無塩色之女宣王正后之極醜无双曰頭深目長指大莖鼻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膚若膝年四十无所容身街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謁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王召見用其言遂拜为后而看有大安莊子自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若綽約若

子 邾子授火王思怒蠅 左傳邾子莊公在門臺臨廷闈人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德怒自投于床廢于鉅炭身爛遂卒杜預曰旋小使也廢隨心魏略王忠字文行性急嘗把笔作各蠅集笔端駈去復来思怒起逐蠅不得遂取笔擲地而踣壤

符朗皂白易牙溜渥 晉符朗字元達符堅後子為青州刺史善別味合鵝則知皂白之色合雞知雄之植林易牙齊大夫善間味變淄澠二水但嘗不知之

周勃織番萑嬰敗繒前漢周勃其先秦人徙

蕭給喪莫木強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戎戰以功

封絳侯後為美相前漢灌嬰睢陽敗繒者之從高

祖征伐有功封穎陰侯文帝取代周勃為美相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馬志馬良字季常眉中有百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取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晉阮籍字嗣宗

為青白眼見爪俗之人以白眼對之見才鬼之

青眼對之遭父喪愁喜未弔藉作白眼喜山擇而退

喜弟賣酒挾琴造之藉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

黥布開關張良

燒棧前漢黥布姓英氏少時容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布笑曰當刑而王絕是和聚兵數

千屬項羽引兵西至關不得入乃使布等從間

道破關三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羽立為九江

王後敗漢封淮南王前漢張良漢王往漢中良辭

飯王送至席中良曰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

兵亦示項王陳遺飯感陶侃酒

天東意也南史宗初

郡吏毋好食錫底焦飯遺常帶二囊每食輒錄其
焦以貽女後數則述常常帶焦飯自隨以此得活取
以為純孝之報 岳陶侃字士行母湛代梁明有法
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權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洽等
勸更少進侃曰季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且敢
踰 楚昭萍實束哲竹簡 家語楚昭王渡江
中有物大如斗因而
赤直昭王舟人取之王問臣曰莫臣識使聘魯問
孔子曰此萍實之可剖食之惟霸者獲焉使者返
王遂食之大美久之又使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余

昔之鄭過陳之野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
斗赤如日剖而食之恬如蜜是以知之 晉束哲字
廣微博學多聞有人於嵩山下竹筒一枚上兩行
科斗各傳示莫知者張花以問哲曰此漢帝頭節陵
中策文也檢驗果然取人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伏其博識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上武帝各曰臣少失父母長養
兄婢年十三學各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說各十九學雜各兵法 世說魏文帝嘗令陳思
王七步作詩如不成當行法即應聲曰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有勅，色陳忠，其曹子建也。
劉竈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竈字祖榮，遷會稽，太守徵為將，
作大直山陰縣，有五十六老叟，自若耶山

谷間出，人負百錢以送竈，謝之，為選一大錢授之，
人只一錢之太守，其清如此。東觀漢記：廉范字叔

度，為蜀郡太守，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廢前
令，嚴夜儲水，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

民安，平生无一襦，今汜毓守孤郡，鑿吐哺。
有五袴人。汜毓守孤郡鑿吐哺。晉

毓字稚春，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取人号其家兒，无常

母，衣无常主。世說：却鑿值永嘉亂，窮餒，鄉人以鑿

名德，侍共飯之，取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少鑿，独行食

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与二兒後，並得存邁，任至護

軍翼，刺史荀弟轉酷嚴母掃墓。晉荀晞字道

縣令。史從母先有一子坐小，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

之甚哀，曰：殺弟者，哀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後為青

州刺史，日加斬戮，流血成川，号曰屠伯，晞弟純復領

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号下荀酷於不若。前漢嚴

前漢嚴

延年字次翁，近河南太常，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冬，日傳屬絲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号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見報囚，大驚，因責延年，不聞仁愛教化。壯子被刑戮，遂臥東掃墓地，待之。出餘延年，果坐竒市。**洪喬擲水陳泰掛壁**。晉殷美字洪喬，為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自沉浮者百餘，亟行次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字玄伯，為并州刺史，加振威軍持節護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皆因泰市，收婢泰皆掛之於壁。

述也 猶致

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王術忿指荀粲惑溺。

晉王術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因轉不止，乃下地，以復碾之，又不得，嗔甚，取內口中，嚼破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東海性充无一毫可論，况藍由耳術父美為東海太守，術當作述。世說荀粲字奉清，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自取冷水，以身溺，遂以慰之。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色為主，驛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傳房婉婉，歷年後，婦亡，傳輟往吊，梁不哭，神傷，故問曰：婦人本

穆

色並茂為雜子遺才而如色此自易也何哀之甚察
 曰佳人難兩得斯者不足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
 遇痛悼不已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列女傳宋
 女鮑嫺之
 尋亦卒
 妻卷姑甚謹嫺仕衛三年而別取妻宋女卷姑愈謹
 問鮑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君子謂之謙而知禮列
 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之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之文伯
 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主猶績其以歌之
 家為不己古又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
 鮑照篇翰
 使童子備官女不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

實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宋文帝
 以為中出舍人帝好文章自謂人莫

巨及謂照才不更不然也嘗賦說云十五賦說各篇

翰靡不通 魏志陳琳字孔璋善書檄曹操康政南

陽張繡及操令琳作檄操先告

頭夙見琳檄遂愈而賜束帛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百千卷况搜神列異諸

昏浩翰惟可時復見目錄古人窮一經猶追皓首此

甄款恐難

全備也

莫煩披花尔曹勉旃

浩
 萬古不可備甄

今以有限之身
 讀无涯之昏徒

欲強記ハシ治聞終ニ恐ハ腐ハ落ニ所以ヲ莫シ繁シ允シ採シ抗シ精シ
花ヲ美ク者ヲ以テ才ヲ學シ庶ク獲シ微シ益シ

蒙求卷之下終

唐兩都各聚出四部以甲乙丙丁如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甲部

經錄 易 記 禮樂
春秋 孝經 命書

乙部

史錄 正史 編年 偽史
雜史等也

丙部

儒家 道 姓名 墨縱橫
雜 小說 天文 曆算

丁部

楚辭 別集 宋玉 司馬相如
陳思王



110X
365
3